

美人在酒里下了蒙汗药



孙晶岩 著
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

两年来,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在调查中,作者发现,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一是为“钱”,一是为“情”。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

[上期回顾]

李平是成克杰特大受贿案中的重要人物。她原本是一个普通司机,后来因嫁了一位领导的儿子而平步青云。跟成克杰发生关系后,她更凭借成克杰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案发后,她和成克杰互相为对方开脱,然而,两个人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报告文学

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我见到了一个诈骗犯,她叫彭淑平,1962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里,开始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洗煤厂当工人,后来到职工医院当护士。彭淑平有个要好的姐妹叫李桂兰,也是洗煤厂的工人,两人关系很铁。彭淑平给李桂兰介绍了个对象,处了一段居然成了,李桂兰对彭淑平这个铁姐们兼大媒人更是感激不尽。

东北的一些国有企业不景气,彭淑平和李桂兰下岗了。李桂兰在大庆开了饭店,彭淑平做起了皮货生意。一次,彭淑平到牡丹江进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挑好了东西,一掏兜才发现身上带的40000元现金已经不翼而飞。她急得火烧火燎,马上拨通了李桂兰的电话:“桂兰吗,我是淑平,我现在在牡丹江,我到这儿来进货,身上带的40000块钱让人偷走了,我又不跟老公说,你说这可咋整呀?”

李桂兰说:“淑平,你先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牡丹江离大庆不远,彭淑平二话没说坐上车就奔了大庆。一走进李桂兰的酒店,就看到李桂兰身上全是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彭淑平急忙问道:“桂兰,你这脸上是咋整的呀?”李桂兰哭着说:“让老公给打的。”两个人,一个丢了钱不敢回家,一个被老公打了不愿在家,就这样,她俩结伴踏上了南下的旅程。一上路才发现干什么都需要钱,彭淑平已经囊中羞涩,而李桂兰身上的钱也不多,一个罪恶的念头在她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1998年7月14日,彭淑平和李桂兰来到了山东兖州

市,住在一家宾馆里。她们要了个三人间,同房间还住了个叫徐江的女人。三个女人一台戏,很快就聊得开了锅。徐江出门上厕所去了,彭淑平对李桂兰说:“这女的一会儿出去买火车票,你跟她一块儿出去买啤酒,回来把三唑仑放在啤酒里给她喝!”徐江甩着手上的水走进房间,在毛巾上擦了擦说:“你们先坐着,我出去买火车票。”李桂兰也站了起来:“徐姐,我跟你一块出去,到街上买点啤酒。”

徐江在宾馆门口买好了车票,李桂兰也捧着几听啤酒和她一道走进了房间。徐江把火车票放进坤包里,李桂兰悄悄打开易拉罐,把治疗失眠的三唑仑放进啤酒里递给徐江:“徐姐,您尝尝这青岛啤酒味儿可正了!”在彭淑平和李桂兰的劝说下,徐江喝了一听啤酒,很快就昏睡过去。彭淑平给李桂兰使了个眼色,李桂兰扑向徐江的坤包,从里面偷了1420元钱逃离宾馆。

一个星期之后,彭淑平和李桂兰登上了济南开往淄博的火车,硬座车厢里,一个手拿大哥大的瘦男人格外引人注目。彭淑平给李桂兰丢了个眼色,两人马上坐在了这个男人旁边。一番搭讪后,她们得知这个男人叫贾顺,有事去淄博。到了淄博,李桂兰拿出一个身份证,上面写着李春霞三个字。他们很快在华惠旅馆登记住宿了,彭淑平和李桂兰住一间,贾顺住在她们对面的307房间。刚刚安顿好,贾顺就热情地来请她们吃饭。吃完饭,贾顺对李桂兰说:“春霞,到我房间坐会儿呗,咱好好唠唠!”李桂兰进了贾顺的房间,

贾顺借着酒劲儿一把就把她搂在怀里。李桂兰半推半就地跟他上了床。

晚上9点钟,彭淑平从外面买回酒菜,在自己的房间里摆了一桌,李桂兰把三唑仑悄悄地放进啤酒瓶里,热情地劝贾顺喝酒。贾顺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瓶啤酒,很快就喝醉了。彭淑平和李桂兰把他搀回307房间。第二天早晨6点钟,彭淑平和李桂兰对服务员说:“小姐,我们的东西落在房间里了,请你给我们开一下门!”值班服务员是夜里接的班,搞不清楚307房间的客人究竟是谁,顺手就用钥匙打开了门。彭淑平和李桂兰进门一看,屋里酒气冲天,贾顺在床上蒙头大睡,鼾声如雷。彭淑平和李桂兰顺手拿走了贾顺的爱立信398型手机,这部手机价值2510元,她俩急于销赃,只卖了600元。

此后,彭淑平和李桂兰以相同的手段在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地骗了多人。

9月8日,彭淑平在杭州西湖边上招徕生意。她很快就勾搭上一个叫包乐的男人,包乐带彭淑平来到红旗旅馆,用自己的身份证开了房间。一进房间,包乐就迫不及待地彭淑平抱到床上,两人你恩我爱一番云雨。彭淑平从床上爬起来,对包乐说:“我还有个女友叫李春霞,她现在可能在天目山路。”包乐说:“你打电话把她叫过来吧。”彭淑平急忙拨通了李桂兰的手机。中午,李桂兰来到红旗旅馆,三个人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傍晚,彭淑平对李桂兰说:“春霞,你到外面买点啤酒来,我今天要跟

包大哥好好喝一顿!”

晚上6点钟,李桂兰拎着三瓶啤酒进了门,彭淑平趁包乐上厕所的机会往一瓶酒里放了三唑仑,待包乐从卫生间出来就递给了他,包乐一饮而尽,马上失去知觉昏睡在床上,李桂兰翻遍了包乐的大包小包才搜出150元钱,气得大骂:“这他妈穷光蛋,就这俩糟几钱还想玩姑娘!”

彭淑平拉了李桂兰一把:“算咱倒霉,不过他今天在服务台交了好几天的房费押金,咱俩先在他这儿蹭着住几天,你刚才出去发没发现新的目标?”李桂兰说:“我刚才买酒回来看到两个男人进了222号房间。”彭淑平说:“222号,那不是咱们旁边吗,走,过去套套近乎!”彭淑平和李桂兰敲响了222号房间的门,门打开了,里面住着的两个男人叫王亮和姜涛。王亮看着两个陌生女人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吗?”彭淑平说:“大哥,我们房间的电视坏了,我们特想看今晚上的电视剧。”姜涛说:“哟,我们房间的电视也不清楚。”李桂兰说:“不碍事,有个影儿就行!”

看电视,打扑克,折腾一晚,当她们离开房间时,四个人俨然已经成了好朋友。

9月11日下午5点钟,彭淑平和李桂兰端着酒菜进了222号房间。李桂兰拿着一瓶啤酒说:“哎呦,打不开!”王亮说:“我来!”彭淑平急忙说:“春霞,咱房间抽屉里有起子!”李桂兰把啤酒拿回218号房间,在两瓶酒里装好三唑仑后又回到222号房间,李桂兰搂着王亮的肩膀说:“大哥,感情深,一口闷!”王亮拿起啤

酒瓶,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彭淑平见王亮已经喝了药酒,就对李桂兰说:“春霞,你好好陪陪王大哥,我和姜哥到咱们房间坐一会儿。”

彭淑平和姜涛进了218号房间。李桂兰关上房门,拉上窗帘,在昏暗的灯光下,李桂兰向王亮卖弄风情,王亮有些吃不住劲了,借着酒劲儿脱了衣服,把李桂兰压在床上。李桂兰发现他的裤头鼓鼓囊囊,不禁喜上眉梢。过了片刻,王亮昏睡起来,李桂兰一不做二不休从他的内裤口袋里偷走了1900元钱。她急忙拨通了218房间的电话:“淑平吗,我已经得手了,你赶紧收拾东西跟我一块走吧!”

姜涛问道:“谁来的电话?”彭淑平说:“春霞来的,她说王亮让她今儿晚上陪他睡觉。”姜涛说:“那我到哪儿去?”彭淑平说:“你就睡我这屋吧,我今晚上到我表妹家住一宿。”彭淑平拎着包走出了房间,与李桂兰在旅馆门口汇合了。两人连夜窜到了宁波,用邓红梅、李春霞的假身份证住在东大方旅店。

第二天一早,姜涛和王亮意识到遇上了骗子。他们报案后,公安民警就在杭州的各大旅馆和浙江几座城市的汽车站、火车站附近布控。当天晚上7点钟,彭淑平和李桂兰在宁波火车站广场徘徊,便衣警察觉得她俩很像报案人所说的模样,就把她俩按住了。公安民警一审讯:“你叫什么名字?”李桂兰脱口而出:“李春霞。”正是这个假名字,使她落入了法网。因为,她对王亮和姜涛自我介绍时就说自己叫李春霞。

热心女人帮唐贵龙老婆密谋了一个捉奸计划



薛舒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少女叶尼娜算不上绝色,但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的班主任,刘湾中学的唐老师更是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唐老师认定,这个女孩就是他的知己。已婚的唐老师把想法深藏在心里,热情洋溢地生活着。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心里的想法却长了翅膀,飞出体外谋杀了他。

[上期回顾]

叶尼娜终于交周记了,而且是三篇一起,唐贵龙一口气读完这些周记,每篇他都认真做了批注。从周记中,唐贵龙读出了叶尼娜的忧伤,他要找她谈话,挽救这个孩子。谈话时,唐贵龙发现,叶尼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以接近,叶尼娜甚至主动提出跟唐贵龙学照相。

情感时空

叶尼娜成了唐贵龙的助手,有人邀请唐贵龙去拍照,叶尼娜就像跟屁虫一样,提着一个三脚架紧随其后。唐贵龙一边招呼着拍照对象的位置、角度、表情、姿态,一边向叶尼娜传授着拍照时要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周围的人们,便向这一对师生送去了异样的目光。唐贵龙却并不在意,一个学生,跟自己学摄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他很坦然,坦然使他的内心充满愉悦。他甚至告诉自己,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挽救一名濒临绝望的女生,用“绝望”这个词有些危言耸听,但唐贵龙认为,如果不去关心叶尼娜,放任她,丢弃她,即便她现在只是有些颓废,但终究有一天,她真的会对生活绝望。那是唐贵龙通过叶尼娜的周记判断出来的,他也确认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并且,自从那次办公室谈话后,叶尼娜的学习状况明显有好转。期中考试,她的总分居然从进高一时的第三十九名上升到了第十五名,虽然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叶尼娜家长缺席了,但恰恰是她家长的缺席,更说明了她是一个需要关心的学生。

当然,唐贵龙也常常试图找到自己这么在意叶尼娜的理由,想过很多次,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既然她叫叶尼娜,她就得像叶尼娜的样子。可叶尼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唐贵龙也说不清楚,反正,叶尼娜是一个高贵雅致的女孩,叫叶尼娜的女孩子,也应该要符合这个名字的气质。对,是气质,叶尼娜身上应该具备的气质,正是唐贵龙最推崇、最向往的女性的气质。唐贵龙对叶尼娜的所有态度,

都说明了,他希望把她塑造成心目中的完美女性。每每想到这里,唐贵龙就在心里暗暗叹息,这叹息竟有些甜蜜的,甜蜜里,自然也有一些哀怨,这就让唐贵龙觉得,自己对叶尼娜的付出,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的无私和伟大的。也许没有人能看出唐贵龙究竟付出了什么,但他知道,他对叶尼娜,是抱着一种希望的,这希望里,寄托了他的一些向往。也许,将来的某一天,当叶尼娜成长为一名优雅高贵的成熟女性时,她会时刻想到,就是中学里的一名老师,让她开始了一生的改变。想到这里,唐贵龙就在心里甜蜜地叹息着:哎,谁让你叫叶尼娜呢。

这些日子,唐贵龙越发的专致于摄影技术的研究,因为他带了一名徒弟。夏天到来前,唐贵龙被请去为高三师生们拍集体照。6月底的天气已经十分炎热,高三的上百名学生和老师成阶梯状站在操场上。他们面朝太阳,眯缝着眼睛,看着摄影师唐贵龙。他们的额头、胳膊和脖子上淌下了一溜溜迫不及待的汗水,他们的表情是无一例外的愁眉苦脸,他们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湿成了透明的塑料布,贴在皮肉上,众多人体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使夏日阳光下的刘湾中学在那一刻,充满了露天屠宰场的气味。

唐贵龙的额头上也淌着汗,他站在日头底下,半弓着腰身,臀部微微撅起,因为出汗,长裤粘在腿上,使他在调整角度时想要进一步蹲下身。就在那时,跟在唐贵龙身后穿着泡泡纱连衣裙的叶尼娜举着一

把碎花阳伞走上前来,然后,碎花阳伞便展开在了唐贵龙的头顶上。那是一把紫色的阳伞,伞面上开着小朵小朵的粉色蔷薇花。就这么一把小花伞,当然是无法遮挡住烈日,但唐贵龙并没有阻止叶尼娜,他在叶尼娜的小花伞的遮挡下,举起照相机,冲着操场上的人喊着:笑一笑,对,一,二,三。

随着照相机快门的按下,台阶上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强作笑容的面孔霎时又恢复了愁眉苦脸。紧接着,人群中便传出一些纷纷扬扬的声音:

这把阳伞很好看的嘛。
这种阳伞我家也有一把,是我姨妈从广州带回来的,这叫三折伞,别看撑开来挺大,收起来就小得像擀面杖了,老灵光的。

啧啧,看看,叶尼娜帮唐贵龙撑花阳伞啦。

女生给男老师撑花阳伞,真是的。

……
高三师生们的声浪在烈日下并未传得很远,唐贵龙和叶尼娜似乎什么也听不见。操场一角,男教师正低头给女学生讲解着照相树上的这个和那个,女学生手里举着碎花阳伞,低着头看着男教师手里翻过来倒过去的照相机,两人的双腿都埋在深深的草丛里。操场的这个角落,是每天的广播操队伍践踏不到的地方,野草便长得气势嚣张疯疯癫癫,男教师的头顶上,一片桃红的阴影把烈日遮挡得闪闪烁烁。热浪依然逼进而来,他们却没有感觉到热,只一心地研究着照相机里的世界。

就这样,男教师唐贵龙与女学生叶尼娜的传说,成了这一季候里的另一波热浪,在刘湾中学甚至整个刘湾镇上,播撒得沸沸扬扬。
唐贵龙的妻子陈秀丽,近来也听到了一些丈夫的桃色传闻。发出传言的,是同在制衣厂工作的余美凤。余美凤的男人石银福是刘湾中学食堂里的烧火工,烧火工石银福晚上睡觉时,在枕头边对妻子说的一些悄悄话,让缝纫工余美凤感觉十分扬眉吐气。余美凤经常把自己的男人与唐贵龙比,也把自己和陈秀丽比,结果总是令她感到郁闷和沮丧。余美凤和陈秀丽同是乡办企业的缝纫工,两人的缝纫机左右紧靠。余美凤嫁的是一个烧火工,陈秀丽却嫁了一个语文老师。烧火工和语文老师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拿称呼来说吧,人人都叫唐贵龙唐老师,但没有人叫石银福石老师。余美凤十分清楚这之间的差别,这差别当然还延伸到了女人的身上。比如有一回,缝纫厂加班,唐贵龙忘了带家门钥匙,就到厂里去找陈秀丽。唐贵龙看到坐在陈秀丽旁边的同事石银福的妻子余美凤,就招呼道:美凤,你好!
唐贵龙不像别人那样遇到熟人招呼一声“饭吃过了吗?”与人告别时,他也不会说“有空到家里来玩”,那是别人,唐贵龙与别人是不一样的,他一般会说“你好”或者“再见”,并且说得很自然很潇洒,那是别人学都学不像的。原本,被唐贵龙招呼了一声“美凤,你好”,也是挺体面。挺有层次的,但余美凤还是极度不平衡了。因为,她曾经听到过有人叫陈秀丽“唐师

母”。去年春节期间,余美凤去陈秀丽家里取毛衣花样,正巧碰上一帮学生到唐贵龙家里去拜年。就是那回,她听到了学生们口口声声地喊着陈秀丽“唐师母”,这称呼使陈秀丽那张留着陈年冻疮痕迹的脸上呈现出一片流光溢彩的红润。“唐师母”,多么受用的一个称呼啊。可是,唐贵龙见到余美凤时,只是随随便便地称她一声“美凤”。“美凤”、“美凤”,要多普通有多普通,阿猫阿狗都可以这么叫,而“唐师母”这样高贵而受人尊敬的称呼,却属于同是乡办缝纫厂女工的陈秀丽。

这几天,余美凤却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在陈秀丽面前高了半个头,因为,她听说了唐贵龙与一位女生的桃色故事。余美凤预计,不出三日,陈秀丽将会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她面前,男人出了情况,女人的脸色还会好看吗?可是余美凤等了整整一个星期,她看到的陈秀丽,始终是眉开眼笑的。余美凤判断出,唐贵龙出了花头,陈秀丽还蒙在鼓里。于是,余美凤决定要以一个善意的同事及朋友、及丈夫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两名情同手足的妻子的身份,来提醒陈秀丽。

这一日傍晚时分,唐贵龙老师的妻子陈秀丽与石银福烧火工的妻子余美凤在夕阳映照下的马路边一直站到天色渐黑。被丈夫欺骗背叛的女人在短短的傍晚时段里经历了羞愧、冤屈、愤恨,乃至复仇的情绪演进,最后,女人冷静了。俗话说:擒贼要擒王,捉奸要捉双。没有证据,怎能获胜?两个缝纫女工经过一番磋商,研究出了一套周密的计划和对策。